

釋放、看見、得自由
劉建慰

報名文字營後收到課前作業通知，今年主題是歡慶禧年，所以要求分享被擄得釋放、瞎眼得看見、受壓得自由的個人故事分享，第一個反應是：「我有這些故事嗎？」

一般言，以上三項和日常生活，沒有太緊密連接；放眼看，我那有被俘虜？雙眼除老花外，怎有瞎眼看不見？當下民主法治體制之下，怎會受壓迫？

真如此嗎？的確真的如此！回想年青時的壞習慣，簡單以煙草和酒精為例。

香煙：

似乎是所有壞習慣的入門，都以好奇開始，接著愈走愈深，層級也愈來愈高；我很快就升級到雪茄和煙斗。人人稱 cool，自己也覺得很帥。

前後三十年並非沒有戒除念頭，卻怎也抵擋不過其引誘。1984 年被迫接受離婚的打擊，香煙一躍成為最佳洩忿工具；次年十月心中有極強烈的呼喚聲：「為什麼要不斷殘害自己？污損神的殿？」就此砍斷潔淨至今。

尼古丁長久殘害，引起牙齦退縮，1990 年代開始陸續必須換裝假牙，深覺一點也不 cool！

酒精：

神秘又古老產物，加上詩人“把酒問青天”的情境，以及用微醺形容文人雅士酒後的灑脫，大大美化了酒！

與酒精關係愈來愈親密始於 1970 年代起，那十年在台灣工作期間，有無數招待，以及被招待的應酬，隨著轉為享受美食者的生涯。

2008 年左腳有嚴重腫痛，先誤以為扭傷，不見好轉後看了醫生才知道是痛風。

回頭檢討發現當年那些好吃卻不健康的飲食，在血液裡產生過多嘌呤純尿酸，沈積在所有的關節處；攻擊時有如燒到火紅的針在體內疼痛處猛刺，睡眠受到嚴重影響、不能自由行走。醫生列出長長禁忌清單，網上再搜尋，酒精竟然名列前矛！

結論：

有人曾為以上二者辯解，強調除保羅書信警告不可醉酒外，並未明列在聖經禁戒之中。可是我們為什麼要容忍它們殘害身體、污損神的殿、讓自己被網綁呢？

它們曾擄走並苦待我；儘管我沒有瞎眼，卻沒有看清它們在暗中滋長；它們猶如枷鎖網綁壓制我，擺脫後我才終於得自由，值得深思。

